

荏平金牛湖的前世今生

○郑兆雷

牛郎织女的故事,人人都知道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那头老牛最后去了哪里。

老牛原是天上的金牛星,因帮牛郎织女传信、又舍了牛皮助牛郎飞天,犯了天条,被玉帝打了七十七鞭,扔下了南天门。他摔在枣乡博陵的荒野里,金光碎了一地,神力丢了七成。

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抬头望天。银河还在,可他够不着了,也去不了了。

那一年鲁西大旱,庄稼枯死,村东头的鸣犊河也见了底,草根都被刨出来了。只有肖庄王庄村的王环,靠着一口老井,种出的菜瓜依旧脆甜。

老牛饿了三天,实在撑不住,半夜爬进瓜田吃瓜藤。王环早起一看,瓜藤断的断、蔫的蔫,气得直跺脚。

恰巧,一个江南术士游历到此,指着瓜地里一根顶着黄花的小菜瓜说:“这个瓜今天开花,长够七七四十九天成瓜王,你卖给我。”过了几天术士又来了,千叮咛万嘱咐:“千万不能早摘,也别卖给别人。”

术士隔三岔五来,王环起了疑心。到了第四十天,王环把术士逼到墙角,术士没辙,只好说实话:“每天半夜有头金牛到井边喝水——鸣犊河干了,草也被啃净了,就剩这口井和这片瓜了。这瓜长够四十九天能长到一丈二,能把金牛打倒。”

王环夜里去田埂上蹲着,果真看见一头通身金光的牛从东南走来,蹄子踩过的地方像开了花。这金牛嘴刁,连着

几晚专啃瓜王旁边的藤,眼看瓜王的根都要被刨出来了。

第四十八天夜里,金牛又来了,直奔瓜王。王环再不动手就什么都没了——他蹿起来,摘下那个还差一天就长成瓜王的瓜,砸了过去。差一天,法力就差一大截。瓜砸在牛角上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断了一只。金牛受惊,尥了一蹶子,往东南狂奔。

断角落在罗家园,后来那村就叫“落角园”;蹄印留在了张名题庄,改叫“张牛蹄”;王庄因王环出了名,叫“王菜瓜村”。

金牛一路狂奔,至荏平城南乐平铺镇牦牛山下,钻进山洞再没出来。洞里又冷又黑,金牛缩在深处,血从断角处汩汩往外流,它不管,只仰着脖子盯着洞口那一小片天。银河还在那儿挂着呢。金牛的眼泪流下来,一滴一滴砸在石头上。

第二天,山脚冒出一股清泉。村里人顺着挖下去,挖出一个小湖,水甜,浇啥啥旺。大伙说这是老牛的眼泪,叫“小金牛湖”,山也改叫“金牛山”。这湖水养育着周边的人,一代又一代。

山不大,远远望去,像个小丘,但老人都说,那是金牛睡熟后弓起的脊背,风一吹,草丛里沙沙响,像牛在打鼾。

日子久了,山也矮了几分。荏平人总念叨,那金牛怕是要走远了吧?于是,2009年,荏平在城西开掘了一个水库,“引活水、聚灵气,把金牛永远留下来”。

设计师尊重民意,按照卧牛的姿势定下轮廓——头朝东南,牛眼、牛角、牛鼻子分明。挖出的黄土,一担担、一车车堆到湖北岸,隆起三座并立的山峰,人们称它为金牛山,也有老人依据地名叫它“荏山”。2012年,水库竣工。从上往下看,水面泛起碎金似的波光,一头大牛安安静静地趴在荏平城边,牛首微昂,似睡非睡,守护着满城灯火。大伙为水库取名为“金牛湖”。从那以后,城南有老金牛山、小金牛湖,城区有荏山、大金牛湖。一南一西,一古一今,像金牛留下的两枚蹄印。

每年农历七月初七,夜深人静,湖面总浮着一层淡淡的光。老人们说,那是老牛的魂,从城南老泉眼一路游过来了。它回不了天上,也瞧不见鹊桥上的人,可在平人给了它一片水,它就有了家。有一年秋天,一个孩子在浅水里摸鱼,脚底被硌了一下。捞上来一看,是半截牛角,上头刻着字,有些模糊。老先生对着太阳照了又照,说出来两个字:“荏枣。”

后来,每逢七夕,荏平人就会抓一把圆铃大枣,撒进湖里。老人对孩子说,枣是甜的,老牛苦了一辈子,让它尝尝甜头。孩子问那两个字啥意思,老人抬手指着银河说:“荏枣就是迟早,想见的、该见的,迟早会相遇。”

湖面的金光晃了晃,像是老牛点了点头……

(本文根据荏平当地民间传说整理改写)

我和月亮的约会

○陈秀芹

小时候家里穷,煤油灯头都不敢挑大,月亮就是我们心中的白月光。晚饭后,父亲将院落扫干净,母亲铺开麦秸苫子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呱。我爱托起母亲松软的腿肚轻颤,展开对月亮的遐想——三五围席话桑麻,月洒清辉落万家。小儿对天指圆盘,娘亲戏称嘎嘎嘎。

长大后,校园里,通往宿舍的小路上泻下一片月光,月亮摇摇晃荡,斑驳的树影下,同桌总爱挽起我的胳膊,头倚我的肩,甜美地唱《月亮之歌》——薄云穿月树影斜,清风入园叶婆婆。花前佳人千百媚,月上柳梢不见君。

我成家后分得学校两间瓦房,夏夜虫声唧唧,方寸小院洒满月光。我伫立西墙根下,斜捋秀发,沐浴着如水如烟如烟如诗的月光。四岁的宝宝搬出她的小板凳,放在月光最亮、花儿最香的地方,像小猫似的,蜷在我的怀里——妇娴院静揽月光,娇儿卧膝始觉凉。披衣欲睡频回望,怎舍玉镜与暗香。

步入中年,家庭工作两肩挑。我只低头看路,无暇抬头看天。十多年的照料和守护也没挽留住母亲,生活里再也没有了月亮。前几晚,我刚想换衣散步,忽然被飘窗透进来的月光罩住,三角梅透薄的粉色花朵成了一幅水墨画,久违的温柔与幸福感涌上心头,我闭上双眼,想要将这一刻牢牢锁住。

于是,我推掉同伴的邀约,搬个马扎,托起下巴,关掉灯光,开始了和月亮的对话——隔纱相望影依墙,半开心房半开窗。奋笔疾书良宵短,诚邀月光洒满床。

连载 69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谢榛说,谢谢顺甫!

徐中行到了。走进房间看到谢榛后,紧走几步,拉住手,说,又见老哥了。谢榛说,见到子与,我很高兴。

王世贞在前,宗臣、吴国伦紧随其后,趑趄而来。王世贞看到谢榛后,点点头,往前走了几步,站住了。谢榛走到他的身边,说,元美一向可好?

王世贞淡淡地说,还好,还没有被奸臣害死。

宗臣对谢榛说,茂秦在京师待了五年,说走就走了,好像我们不认识似的。

谢榛苦笑一下,说,子相,抽时间我单独给你解释。

吴国伦说,茂秦你这一走,把我们闷得好苦。停会儿,得罚你多喝两杯。

谢榛说,我认罚,认罚。

李孔阳说,既然各位都到了,宴会就开始吧。茂秦是我们共同的朋友,我就不再客套了。

谢榛感觉王世贞对自己的态度还行,顾虑也就打消。他放开去喝,不一会儿,已是半成酒了。

其时,赵王赠姬之事已是传遍整个京师诗坛。宗臣、吴国伦两个小老弟,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,便与谢榛玩笑起来。宗臣说,茂秦老哥,你那小妾多大了?你的力量还行吗?

谢榛听了,知道往后的气氛不会太差,便认真地说,马马虎虎,马马虎虎。我自然不能与你们小青年相比了。

吴国伦说,老哥可要消停着点,别累着了。

谢榛说,这个,就不劳你操心了。呵呵。

徐中行从谢榛的神情、声调上,感觉

出不只是欢悦,还有苦涩。一个王府歌伎、一个年过半百的诗人走到一起,磨合的过程一定会有痛苦、会有不快。相信谢榛,一定会克服艰难,慢慢地走向愉悦。

王世贞觉得不说话不行了,便问,茂秦兄,近来写诗可多?

一提写诗,谢榛的痛苦便呈现出来,他说,我有大半年没有写了。

王世贞问,为什么?

谢榛摇摇头,说,别提了,攀龙给我写了一封信,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王世贞眼睛里闪过一丝别人不易觉察的讥笑,说他怎么骂你呢?

谢榛便把信的内容复述一遍。

徐中行说,茂秦,大家是朋友,是朋友就得相互理解。攀龙说你两句,你不要往心里去。

谢榛说,没事,我不往心里去。

说完,谢榛端杯敬酒,自王世贞开始,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、魏裳,依次进行。这一轮下来,谢榛喝下去整整五杯。

李孔阳对谢榛说,茂秦你先休息一会儿,我与几位喝几杯。

王世贞看着谢榛的独眼,不由得想起严世蕃的那张独眼的面孔来。一时之间,他把谢榛当成了严世蕃,想冲动着站起来。但是,就在他身子挺直之际,听到了谢榛爽朗的笑声。这笑声,把王世贞从幻觉中唤醒。噢,发笑的这人原来是谢榛,谢大诗人,写出“生涯鬓易苍”的谢大诗人。王世贞对谢榛的恶感渐渐消失。于是,他站起来,走到谢榛身边,说,以前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,还请老哥原谅!

谢榛大度地说,要说不对我不对的

地方多,我的臭脾气不行。

两个人杯子一碰,喝了下去。

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、魏裳见王世贞这个态度,也都纷纷站起,走近谢榛,热情敬酒。

突然,房间里走进一个人来,至王世贞身边,悄悄说了两句。

王世贞慌忙站起,说,李大人、茂秦兄,还有各位,我得先走一步,家里有点事情!

谢榛说,元美,什么事呢,需要我们帮忙吗?

宗臣一笑,说,他的忙倒不需要你帮!今天,十有八九还是小妾高氏生病了。

王世贞笑笑,匆匆而去。

吴国伦说,好几次了,元美喝着喝着就跑了。第二天一问,说是小妾病了。

李孔阳说,小妾多了就是麻烦。大家听了,哈哈大笑。

谢榛不知不觉喝多了。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李攀龙的脸庞,忽然出现照磨的身影。太行酒家越喝茶水越是饥饿的难堪,一下子又出现了。他突然大叫一声,李攀龙是一个坚子!

魏裳瞪大了眼睛去看谢榛。座中各位虽然都与李攀龙关系不错,但魏裳应数最好。他虽然晚进,不在七子之列,但与李攀龙走得最近。现在一听谢榛痛骂李攀龙坚子,第一反应便是愤怒。

谢榛没有看到魏裳的表现,站起来,一二三四地诉说李攀龙在顺德的不良表现:为政暴虐,胡乱增赋,多设驿站,好摆排场。

李孔阳、徐中行等人见谢榛说出这样的话,自然以为是醉了,便都沉默了。

魏裳忽然站了起来,走近谢榛,大声问道,你说的攀龙这四件事,是见的呢,还是听的?

谢榛老实地说,自然是听人说的。

魏裳有点气愤了,说,于鳞对先生那样好,天下写诗之人皆知。对此,先生应该珍惜才好。你现在一听别人说话就信以为真,不明;有所闻而不告诉于鳞,不忠;不告诉于鳞而告诉别人,不厚。我魏裳不能有你这个朋友!

没等谢榛反应过来,魏裳已是拂衣而去。

谢榛见状,迟疑一会儿,突然右手一挥,把一只酒杯扫到地上。谢榛大骂,魏裳竖子,李攀龙是你什么人,是你爹吗?

魏裳已是走出屋子,没有听清谢榛的辱骂。

李孔阳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,十分尴尬。宗臣、吴国伦两个一齐站起来,匆匆告辞。

只剩下李孔阳、徐中行两个时,谢榛安静下来。

三个人沉默起来。

终于,徐中行说话了,子朱,今天这事,你别生气。

李孔阳大度地说,没事,我只怕茂秦心里有疙瘩。

谢榛听了,酒倒醒了,说,我不会有什麼疙瘩。说完,自己倒了一杯,一口喝干。

李孔阳正色而言,茂秦兄,今天不喝了,小弟不让你喝了。

谢榛听从李孔阳的劝说。这样,三个人一边喝水一边说话。

(未完待续)